

·文化沙龙·

比较图书馆学散论

宁圣红 赵清霞 (曲阜师范大学日照校区图书馆 山东日照 276826)

摘要: 比较图书馆学是上个世纪中期以后发展起来的图书馆学分支学科。文章从学科身份、在学科体系中的位置、相关的评价、走入低谷的原因四个方面对比较图书馆学提出了一些看法。

关键词: 比较图书馆学 方法 学科 体系 论著

中图分类号: G2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09)06-0119-04

On Comparative Library Science

Ning Shenghong Zhao Qingxia (Library of Qufu Normal University Rizhao Campus, Rizhao, Shandong, 2768260)

Abstract: Comparative Library Science, one of branches of library science, developed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th centur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is science from the four aspects as follows: its discipline status, its position in the library science system, the evaluations on the researches about it and the reasons why it began to ebb.

Key words: Comparative Library Science; method; subject; system; works

CLC number: G250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9)06-0119-04

比较图书馆学是图书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下的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中的现象和问题进行不受时间限制的比较研究,通过比较,了解并掌握这些事物的共同点和差异点,并作出科学的解释,从而得出正确发展图书馆事业的具备普遍使用性准则。作为一个术语,比较图书馆学最早由我国程伯群1935年在其专著《比较图书馆学》中提出。但是针对比较图书馆学的研究却是二战以后才兴起的。20世纪的下半叶是比较图书馆学研究的高潮期,相关的论文和专著不断涌现。21世纪以来,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研究专题走入低谷,偶有零星的相关文章见诸报端。最近笔者对这一方面的东西稍有涉猎,对其中的某些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看法。

1 比较图书馆学是方法还是学科

比较图书馆学是方法还是学科这个问题论争了很多年,即便在比较图书馆学最兴盛的年代,对这一问题也没能形成一致意见。有的认为比较图书馆学是一种方法,有的认为是一门学科,还有的取折中态度,认为比较图书馆学既是方法,又是学科。举例来说,程磊提出:“比较图书馆学实际上就是运用比较法对图书馆进行研究罢了。用研究的方法于事物之中,用‘方法+对象=新学科’的公式造出了‘比较图书馆学’。”^[1]方法派

的代表人物还有文南生,他参照比较文学的研究指出:‘比较图书馆学’本身并不是‘图书馆学的分支’,而是一种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名称。^[2]对于“方法派”的观点,学科派进行了批驳。钟守真就曾给出下述理由:①比较图书馆学具有特定的研究领域,图书馆学加‘比较’不完全等于比较图书馆学;②比较图书馆学中的“比较”并不是一般方法论意义上的比较;③比较图书馆学具备学科形成、建立和发展的五个标志:本学科刊物的创办、本学科理论专著的出版、本学科学术研究团体的成立、作为一门课程进入高等院校的课堂、拥有一定数量从事本学科研究的专家、学者。^[3]

其实,确认比较图书馆学是否为一个学科无须这么麻烦。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只需回到“学科”一词的定义上来找答案。(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缺乏应有的严谨性,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在论述中很少对相关的概念进行应有的界定,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术研究的混乱。)关于学科一词的定义,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是追溯历史的根源,我们就会发现学科一词的基本含义。沙姆韦(David R. Shumway)等人认为“学科”一词最早源自印欧字根,希腊文的教学辞didasko(教)和拉丁文(di)disco(学)。^[4]显然,从辞源角度,“学科”的最原始含义是“教”与“学”,教与学本身是一种知识性的传授活动,它涵盖了教与学的内容——“知识”,但又不

止于“知识”本身。也许正是基于此,霍斯金(Hoskin)等人认为“古拉丁文的disciplina本身已兼有知识(知识体系)及权力(孩童纪律、军纪)之义。”^[5]也就是说,学科实际上是一种拥有知识(权力)的人(博士或教师)对需要知识的人所实施的一种规训(disciplinarity)活动。学科的定义一旦明了,比较图书馆学究竟是学科还是方法这个问题就找到了答案。也就是说,比较图书馆学从它走进课堂,成为教学内容的那一刻起,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比较图书馆学成为一个学科的时间起码就可以推到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因为根据相关的记载:1956年,多萝西·柯林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举办过

一个入门性的比较图书馆学研究班。^[6]这就是说,最晚在1956年,比较图书馆学就成为一门学科了。

2 比较图书馆学在图书馆学学科体系中的位置

确认了比较图书馆学的学科身份之后,再来看一下比较图书馆学在图书馆学学科体系中的位置。吴慰慈先生曾汇总了关于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各家各说,并将之分为三类: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见表1)。^[7]

笔者以为,这些学科体系的划分方式存在一定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学科体系的划分,尤其是在同一层次,并不能采用同一标准来区分分支学科。这是图书馆

表1 图书馆学学科体系

分法	体系内容	代表人物
二分法	普通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	郭星寿、钱亚新、朱立文、刘荣析
	理论图书馆学、图书馆技术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
	理论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	倪波、荀昌荣、郭星寿、谭迪昭、王子舟
三分法	理论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	周文骏、张树华、谭迪昭、石呈详
	普通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和比较图书馆学	北大、武大合编《图书馆学基础》
	抽象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和图书馆技术与方法	陈传夫
	理论图书馆学、技术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	黄宗忠
	理论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和图书馆技术	徐鹏
	理论图书馆学、图书馆活动学和图书馆技术学	陈丹平
四分法	普通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和比较图书馆学	吴慰慈
	理论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和比较图书馆学	沈继武、宓浩

学学科体系构建的致命伤。也正因为此,在用错误的方式构建的错误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中,比较图书馆学的位置自然是不确切的。以沈继武、宓浩的四分法为例,他们把图书馆学分为理论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和比较图书馆学。把比较图书馆学放到了二级学科的位置。但是,在整个二级学科这一块使用了双重的分类标准。专门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科学专业图书馆等各种图书馆类型的理论与实务。而就比较图书馆学的研究而言,不管研究的对象是理论还是实践,只要研究对象是跨国的或跨民族、跨文化的,二者又具备可比性,就都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比如,近代中国和日本图书馆学思想的比较是比较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围,而对当代中美图书馆馆际互借活动的比较,也是比较图书馆学的范畴。这样,沈继武和宓浩所构建的学科体系中,整个二级学科之间出现了交叉现象,引发了逻辑上的紊乱。

我们再回到比较图书馆学的问题上来。比较图书馆学可以是跨国或跨文化的图书馆学理论比较,也可以是图书馆学实践的比较,但在许多时候,比较图书

馆学的研究是同时涵盖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内容。比如,高波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网络时代的资源共享——中日文献信息资源共享比较研究》中,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探讨了中日在文献资源共建、共知、共享方面的异同。^[8]这样而言,比较图书馆学是一门横跨理论和实践具备双重身份的学科。那在依据研究性质对图书馆学学科体系进行划分时,除了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就必须设立一个综合图书馆学,这样才能将既有图书馆学理论又有图书馆学实践的那一部分图书馆学知识涵盖进来。在这个综合图书馆学之下,可按研究的主要方法等方式,形成三级学科。以这个方式来划分,比较图书馆学就应在综合图书馆学之下,跟图书馆史(以历史的方法来研究图书馆,既包括图书馆学史又包括图书馆学事业史)是同级学科。

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进行不同的划分,但是具体到某一个层次,只能采取唯一的标准,这样才能使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完整有序,才能使比较图书馆学等图书馆学的分支学科在整个学科体系中找到确切的位置。

3 “中外图书馆****的比较研究”论著与比较图书馆学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的加快,最近几年,我国图书馆界开始关注国外乃至世界的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的进展,大量的“中外图书馆****比较研究”论著出版。而比较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相对低靡,所以这些论著的出版看起来貌似比较图书馆学的应用研究还很繁荣。但事实并非如此。

正如比较图书馆学的定义中所阐述的那样:比较图书馆学不仅要跨国、跨文化、跨民族的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中的问题和现象进行比较,从而找到相同点和相异点,还要挖掘根源,找到造成这些异同的原因。关于这一点,丹顿在《比较图书馆学概论》中引用了弗兰兹·希尔科对比较教育学的论述,即“仔细地、有根据地提供外国的学校体制情况,并把这些体制或某一外国的学校体制的具体问题按照空间或时间顺序进行对照,这并不是比较。这种提供可以是比较的最初步骤,但它缺乏一种对比较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决定性的特征,即解释。比较的目标不单纯是有条理地聚集材料,而是去获取只有通过这个手段才可能获取的知识。”根据这样的论断,我们再来看一下近年来的所谓的比较研究。2008年7月26日,笔者以“比较”为题名关键词对2007年CNKI中文期刊数据库中“图书馆学、图书馆事业”大类进行了搜索,共得到相关记录157条。在这157条中,取名类似“中外****比较”的论文有31篇,另有3篇牵涉两岸三地比较的文章。这34篇论文中,对于异同真正给出解释的论文只有3篇,分别是《中美社区图书馆比较研究》^[9]、《中印两国近代图书馆学发展之比较初探》^[10]和《信息时代与图书馆信息服务——国内外信息服务比较调查》^[11]。其余31篇论文的格式大多是:①分述两国或多国的情况;②比较异同;③我国应该怎么做。由于缺乏对异同原因的探寻,尤其是没有把有差异的地方或者认为国外比较先进而我们比较落后的地方放到相关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大背景下考虑,所以那些论文中所提出的所谓可供我国借鉴的东西是不是适应我国的国情,是不是真正可以借鉴,或者说真的会对我们产生同样的作用,是值得探讨的。这种研究不符合比较图书馆学的要求,不能提供科学的借鉴也就无法形成一个图书馆界普遍适用的准则。

4 比较图书馆学研究为什么会走入低谷?

如前所述,目前在我国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比较图书馆学的应用研究。而在比较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领域,状况同样不佳。笔者在CNKI中文期刊数据库“图书

馆学、图书馆事业”大类下,以“比较图书馆”一词作为题名关键词检索了2000~2008共9年111795条书目数据,共得到六篇相关论文。这些论文,大部分在延续旧有的理论,缺乏突破和创新。比照比较图书馆学相对兴盛的上个世纪,80年代(1980~1989)CNKI中文期刊数据库共收录以“比较图书馆”为名的文章32篇(同期文章总数54684条),而90年代(1990~1999)共收录36篇(同期文章总数23951条)。另外,对于国外的相关研究,笔者对EBSCO外文数据库收录的文献以“comparative librarianship”为关键词,检索到了151条记录。而这151条记录,只有7条分布在2000年后。虽然以这种方式检索出来的比较图书馆学论文受到收录范围、检索式等因素的影响,自然不是这一时期比较图书馆学研究的全部,但是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在图书馆学研究论文总体数量逐年上升的同时,比较图书馆学的研究论文却在逐年减少,这只能证明一件事,就是比较图书馆学正走入低谷。

相关论文数量的减少,质量的不尽如人意只是比较图书馆学步入低谷的表征之一。核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的根本性转移,也在一个侧面反映了比较图书馆学的下坡路状态。以钟守真为例,这位在中国本土发表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比较图书馆学专著的大家,后期转向了信息资源管理。核心作者的流失,使得比较图书馆学的发展更是举步维艰。

比较图书馆学研究为什么会走入低谷?究其原因,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1)母体学科的影响。首先,从上个世纪末,图书馆学受到信息科学等学科的重大冲击,学科面临着重新定位和转型。现在许多高校原本应是图书馆专业的招生简章上,图书馆的字样越来越少,数字、信息等名词越来越多。图书馆学似乎找不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了。图书馆学的地位如此尴尬,比较图书馆学自然也不能幸免。

(2)研究风气和潮流的影响。这些年,受职称评审等因素的影响,在图书馆乃至更广泛的学术领域,存在大量的功利性写作。由于研究和写作的功利性,这些论文普遍质量不高,在研究中不求甚解,造就大量非“比较图书馆学”的比较论文出现。另外,受社会大潮流的影响,图书馆学研究中有技术至上的思潮,图书馆学刊物中大量采纳技术类的文章。但技术类的研究是不是能解决图书馆的所有相关问题?答案是否定的。

(3)比较图书馆学研究本身是困难的。开展比较图书馆学的研究,需要关于多国的资料。本来,资料的可靠性、全面性就因时空等因素的关系很难保证。即便获取了一定的资料,语言的障碍也常常难以逾越;再者,图书馆学还是个年轻的学科,它的许多概念还在争议

阶段,如果概念不能很好的界定,比较图书馆学的研究就无从谈起;第三,开展比较图书馆学的研究需要就异同点做出相关解释,缺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知识也是阻碍比较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因素。

(4)图书馆教育的影响。丹顿指出,“大多数学科都是由于在大学进行教学和研究而获得了根本性进展的,并且稍为回顾一下人类学、教育学、政治学、语言学、社会学等比较研究方面的重要人物,就能发现,这些作者大部分都曾经是或现在是做研究工作的学问家,大多数还是大学的教研人员。比较图书馆学之所以仍处于胚胎阶段,很大程度上可以拿这个事实来解释:迄今很少图书馆学校把比较研究纳入自己的教学计划;把比较研究当作整个教学活动的主要部分或重要部分的学校,为数就更少了;没有一个学校广泛、长久地从事该领域的研究;也没有一个学校制订过意义重大的研究规划。”^[12]丹顿的话近乎可以用来描述今天的比较图书馆学教育现状。查阅《世界图书馆学教育进展》发现,按照该书的调查年限,从2002年9月至2003年5月,在该书所收录的分属50个国家的249所图书馆学教育机构中,明确标有比较图书馆学相关课程的只有17个。^[13]6.8%的比例意味着比较图书馆学在图书馆学的教育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事图书馆学教育的人员自然很少开展比较图书馆学的教学研究,而相关教育的缺乏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无法为比较图书馆学培养充足的研究人才。

参考文献:

[1]程磊.关于“比较图书馆学”的困惑[J].图书馆工作

与研究,1987,(2):20.

[2]文南生.试论比较图书馆学[J].图书馆学研究,1987,(2):3.

[3]钟守真.比较图书馆学引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26-27.

[4][5](美)华勒斯坦.刘健芝等译.学科·知识·权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3.

[6]钟守真.比较图书馆学在西方的形成与发展[J].图书与情报,1992,(4):13.

[7]吴慰慈.图书馆学新探[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17.

[8]高波.网络时代的资源共享——中日文献信息资源共享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1.

[9]李雅波.中美社区图书馆比较研究[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7,(5):58-59.

[10]刘红泉.中印两国近代图书馆学发展之比较初探[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7,(6):8-9.

[11]李润松.信息时代与图书馆信息服务——国内外信息服务比较调查[J].图书馆,2007,(3):64-66,70.

[12]丹顿.龚厚泽译.比较图书馆学概论[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0:67.

[13]程焕文,潘燕桃.世界图书馆学教育进展[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2.

作者简介:宁圣红(1975-),女,,山东日照曲阜师范大学日照校区图书馆馆员;赵清霞(1968-),女,曲阜师范大学日照校区图书馆馆员。

(上接第111页) Symantec Recovery Disk (SDR) 光盘启动受到破坏的计算机,由于SDR包括重建网络连接的必要的驱动,这样就能通过网络恢复原服务器的系统镜像。SDR启动完成,并下载系统最后一次成功备份的馆际互借服务器的系统镜像文件到本地硬盘上;第二步,启动SDR的恢复进程,恢复服务器到指定时间点的工作状态(操作系统、应用程序、配置信息和数据库文件等);最后,退出SDR光盘,重新启动馆际互借服务器。经过检查,馆际互借服务器已恢复到了崩溃前的正常工作状态了。整个恢复过程也就10多分钟,对业务影响很小。

西安交大图书馆采用基于TSM的图书馆快速恢复技术方案既充分发挥了TSM软件的功能,又利用其它软件的优点对其存在的功能弱点进行弥补,且没有削弱TSM管理软件统一的管理策略。该方案关键是选择了适合的系统快速恢复软件和正确的备份调度计划,并有

机的把它们结合起来,出色实现了对所需数据的保护和管理功能,既解决了TSM存储备份管理软件的不足之处,又使得整个应用系统数据的可靠性与可管理性大大提高,虽谈不上高枕无忧,但数据备份和系统快速恢复的实现,最终大大降低了系统管理人员的工作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图书馆避免了因数据丢失、破坏而造成的事故或损失。

参考文献:

[1]韩风华.论高校数字图书馆信息安全与容灾系统的建立[J].河南图书馆学刊,2006,26(6):83-85.

[2]李伶,储继华.论图书馆自动备份系统的建构[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6,(10).

[3]滕铁军.有“备”无患-Bakbone NetVault在备份系统中的应用[J].数字加工,2004,7:59-62.

作者简介:闫晓弟(1963-),男,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耶建(1973-),男,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